

災後的日常：
馬太鞍溪洪災中東南亞新住民女性
的經驗與行動

社會三 陳音妙

指導老師：梁莉芳

故事目錄

(目前已完成序章與第一章，其餘章節持續撰寫中)

序章 | 消失的警報聲

第一章 | 雨聲與記憶——蒂薇的遇災故事

第二章 | 異鄉中的家鄉味——雪霞姊與「集體娘家」

第三章 | 鏡頭之外的隱形人——移工的身分困境與跨國救援

第四章 | 光復災後第一家復原的麵店——生財工具、日常節奏與社會資本

第五章 | 在下一次大雨落下之前，我們可以做什麼？

序章+第一章-文章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hV7kTq3Qlj9yiEolbrGBtnHkXBIbnISQgRS630c2b68/edit?usp=sharing>

壹、實踐目的

1. 透過田野進入與深度訪談，理解並記錄東南亞新住民女性於馬太鞍溪洪災後的生活經驗與行動實踐。
2. 建立與光復在地新住民社群與機構之互動關係，培養信任基礎，為後續研究與合作奠定連結。
3. 以攝影與敘事方式呈現災後生活樣貌，回應花蓮在地災後復原議題，促進對新住民經驗的公共理解。

貳、實踐方法

本次實踐行動採以下研究方法：

1. 半結構深度訪談：
 - a. 主要資料蒐集方法
 - b. 了解新住民女性於災害情境中的受災、復原經驗，以及其協商與能動實踐歷程
2. 參與觀察
 - a. 係為輔助方法，於光復鄉新住民相關社群場域進行
 - b. 觀察場域包括自營小吃店、家庭空間、社區公共空間等
3. 觀察重點
 - a. 非正式互動、家庭/社會網絡運作
 - b. 用以補充訪談資料並建立研究參與對象、機構守門員之信任關係
4. 觀察頻率：
 - a. 每月 2-4 次，以田野筆記記錄場域特徵、互動及非正式交流內容
5. IG圖文宣傳
 - a. 不定時更新與研究相關貼文

參、實踐過程

1. 3月-研究啟動與前期田野
 - a. 3/21 首次進入光復進行田野調查，觀察新住民生活樣貌與聚集場域
 - b. 聯繫芥菜種會、牛犁社區交流協會、越南故事書屋等 5 個在地組織
 - c. 完成訪談同意書、招募文宣及訪談大綱等研究工具準備
 - d. 完成芥菜種會處長及越南故事書屋小陶姊訪談
2. 4月-田野拓展與受訪者招募
 - a. 持續進行光復田野調查（4 次）
 - b. 與在地經營小吃店的新住民姊妹建立聯繫
 - c. 4/29 完成牛犁社區交流協會雪霞姊訪談
 - d. 透過好人會館合作及市集參與，接觸第一位光復新住民受訪者
 - e. 成功邀約李美玲老師接受訪談，並持續聯繫第二位受訪者

3. 5月-深度訪談與成果撰寫
 - a. 持續進行光復田野調查(2次)
 - b. 完成新住民受訪者蒂薇及李美玲老師訪談
 - c. 整理訪談資料、逐字稿及初步分析
 - d. 創立研究 IG 帳號，發布6篇研究相關貼文
 - e. 完成文章架構規劃、第一章主視覺設計及首篇故事撰寫
 - f. 完成受訪者逐字稿編碼
4. 6月-成果整合與展示
 - a. 完成研究主視覺繪製
 - b. 期末成果海報完成與展示
 - c. 期末報告
5. 未來規劃
 - a. 訪談第二位受訪者並拓展田野網絡
 - b. 完成第二至第五篇故事書寫與研究成果整理
 - c. 推進本計畫後續研究工作

肆、實踐發現

1. 制度性預警邊緣化與警報疲勞
 - a. 防災體制於突發洪災失靈
 - b. 日常防災訊號的常態化，警報疲勞，低估災情
2. 視覺與聽覺的氣候心理創傷
 - a. 天氣、雨聲、大雨氣象，誘發憂鬱、恐懼
 - b. 跨國處境焦慮-我不想死在台灣
3. 跨越身分階層的「新住民—移工自發強連帶」
 - a. 無公民身分移工的次底層制度困境(非公民、非家戶代表等限制)
 - b. 災難打破既有階層隔閡-語言優勢、社會資本、身分連結，能動性的展現
4. 鄰里非正式互助網絡作為第一線防護
 - a. 緊急避難的第一管道-私人住宅空間
 - b. 醫療互助、心理支持與照顧
5. 社區課程、共食分享、日常活動(採集)，形塑支持網絡
6. 同鄉群體聚集、家鄉味食物共享，作為療癒、情感撫慰
 - a. 母語溝通、「集體娘家」歸屬感，那一剎那有人懂我
 - b. 此時此刻我們都平安
7. 災難中的性別文化與母職實踐
 - a. 通訊中斷擔憂家庭成員人身安全(移工、兒女、失智的婆婆)
 - b. 照顧義務與安全感牽掛凌駕於自身安全
 - c. 災後生活重心向家戶內部收攏，強化家庭歸屬感

伍、實踐成果與影響

1. 研究 IG 帳號建立與經營
 - a. 已建立研究專屬 IG 帳號
 - b. 目前已發布 6 篇文章，內容包含：
 - i. 進入光復的自己
 - ii. 田野筆記
 - iii. 關於我的研究
 - iv. 其他研究歷程與觀察分享
2. 未來規劃
 - a. 持續更新研究內容
 - b. 研究小白的成長歷程：記錄研究中的心理狀態、挑戰、挫折與調適過程
 - c. 《光復故事合輯》第二至第五章
 - d. 與光復新住民姊妹的協作故事與田野歷程
3. 發展後續實踐行動
 - a. 視研究進展與需求，規劃新住民與移工群體可使用的防災手冊。
 - b. 探索防災資訊、多語言資訊傳播及社區培力等實踐可能

陸、實踐反思

1. 研究中與自我的相處
 - a. 研究也是認識自己的過程
 - b. 焦慮、自我懷疑與不確定性始終存在
 - c. 害怕跨出去，但還是得跨出去
2. 我適合做研究嗎？
 - a. 招募受訪者不順時，常懷疑自己是否適合做研究
 - b. 慢慢發現有些事情無法強求，需要耐心等待
 - c. 支撐自己走下去的，是想理解與完成研究的初衷
3. 我有這個資格書寫故事？
 - a. 我時常思考自己是否有資格書寫他人的生命故事
 - b. 建立信任的關鍵是誠實
 - c. 我是研究者，也是轉譯者
4. 那知道了，我之後可以做什麼呢？
 - a. 研究看見更多需求與可能性
 - b. 希望研究成為行動的起點。
 - c. 未來朝防災資訊、多語言工作坊與社區支持網絡發展
5. 在研究中愈挫愈勇
 - a. 研究充滿碰壁、挫折與自我懷疑
 - b. 但初衷始終沒有改變：理解、靠近與記錄
 - c. 做就對了

柒、序章與第一章-完整文章

光復姊妹故事合集：新住民與移工的災後日常

作者：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陳音妙

序章：消失的警報聲

那當初為什麼不鳴笛呢？

蒂薇於訪談中說出，語氣裡帶著無奈與不解。「最基本的都沒有」——沒有廣播，沒有疏散通知，甚至連手機螢幕跳出的警報通知，都淹沒在習以為常的日常之中，也許，不只蒂薇，我們許多人都沒有想過，這次會這麼嚴重。

資訊爆炸的時代，官方訊息、新聞報導、與各種災害預測充斥著生活的每一角落，聽哪一個？信哪一個？問題終究回歸到防災意識；只是，住在花蓮的我們，太習慣這些不定期造訪的天災——震個地板、刮個風、偶爾下場大雨，久了，也養成了一種「應該沒什麼」的慣性。

2025年9月23日，樺袈裟颱風過境，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這個在七月就已頻繁出現在新聞頭條的名詞——堰塞湖——對大多數居民來說，似乎是遠方山上某個抽象的現象。知道那個湖在那裡，然後呢？

「沒有想到那個水會出來那麼多，出來那麼快，重點是為什麼都沒有人通知我們說，欸要疏散？」蒂薇無奈地說。

那一天，水在沒有任何正式預警的情況下，漫進了光復街道。

洪水帶走了車子、家具、生財器具，也帶走了某種「習以為常」的日常感。對土生土長的臺灣人來說，也許還有親戚家可以暫避，有同學群組可以互通消息，有朋友可以相互扶持傾訴。但對這片土地上的新住民姊妹和移工而言，既有的人際網絡本就相對侷限而薄弱，這場洪水也因此觸碰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異鄉中的「家」，究竟有多少支撐？

以下篇章試圖從光復印尼籍新住民蒂薇、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楊雪霞（雪霞姊），以及北林三村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李美玲（美玲姊）口述出發，記錄新住民與移工群體在災難中與災後的日常重建，以及那些在主流救災敘事中幾乎隱形的故事——生財器具的流失、語言的隔閡、移工的孤立、自身的心魔，以及她們如何以自身的能動性，在困境中織出一張互助的網。

第一章：雨聲與記憶——蒂薇的遇災故事

初次見面：採香蕉葉的女生



二〇二六年五月一日，我第一次見到蒂薇，是在光復街區轉角的一棵大香蕉樹下。一位身穿黃衣灰裙、黑色短髮的女性，面帶微笑，手裡握著鐮刀，正奮力向上跳躍，試圖割下一片與她等身高的芭蕉葉；一旁的阿姨伸手接住，讓那片葉子立著撐住。

走來訪談地點的路上，我還在想，這棵種在路邊的香蕉樹長得真好啊，平日少見的景色。沒想到十五分鐘後，就有居民在這裡砍芭蕉葉，還是本次故事的主角之一。

回去她家的路上，她雀躍地跟我說：「做甜點呀！這個全部都可以（包東西）吃餛！這個香蕉葉包著煮很好吃！我請我朋友煮給我吃，他就說要先砍香蕉葉給她，那好啊去砍，哈哈哈哈哈。」

原來，砍芭蕉葉是為了請朋友做印尼甜點啊！

如此有活力，如此鮮活。我一邊覺得有些荒謬，一邊心想，原來我們的初次見面會是這樣的情境——純樸卻生動，簡直像童話故事的開場。

蒂薇從印尼來台灣已二十年，落腳光復，在先生家的檳榔事業裡幫忙，偶爾在光復國小教印尼母語課。據她描述，她的生活有些「過動」——採樹薯葉、撿梅子、找姊妹做包包、去田裡採個什麼。

「朋友說要出去玩我也一起去！」

「叫我在家裡，我好像有一點過動兒吧，沒辦法靜下來。」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形容自己，就跟我們的初次見面一樣，那個奮力跳躍、開朗的女生。

不過，水災後，蒂薇有些細微的變化。

水淹過來的那一天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洪水來的那一刻，是在混亂中開始的。

「突然間鄰居們都在講說，水要來了，然後我就趕快出去外面，出去外面大家都還在外面……喔真的水來了！有那麼大嗎？」蒂薇說話時，語氣裡仍帶著那日的驚訝與懷疑。

沒有正式疏散通知，沒有笛聲。靠著鄰里奔走相告，警察車子快速駛過，大喊趕快關鐵門，蒂薇才意識到，這次不一樣，那不再是新聞或手機警報上的預告警訊，而是她們將要親身經歷的現實。

「我們鐵門還沒有關下來，他(警察)說趕快趕快把鐵門關下來——喔代表真的很嚴重喔！」

水一下子就很大了。

那一夜，蒂薇擔心住在附近、患有失智症的婆婆。通訊斷聯，電話打不通，積水還未退去，她決定與鄰居相伴涉水前往。路上，腳被水中漂流的刀子插到，血噴出來，打不通119，只能撐著回家。

「沒有救到，還被插到這樣，對，然後後來有警察都有在幫我，有三個警察幫阿嬤背著下來，然後送到我們家，然後我那個血都用噴的，然後當時打119沒有通嘛。」

回到家，鄰居全部湧了過來。有人拿藥，有人幫她止血，有人問她痛不痛。

「有人拿藥，有人幫我止血，因為那個血喔一直在噴，回來還在噴，然後呢問我說你不會痛嗎？我覺得不會痛，你們很關心，我感覺不痛！真的都不痛！」

「因為隔壁鄰居的關心，讓我明明很痛的腳卻被他們的暖心給不痛了，非常感動有那麼好的鄰居們！」

也許在那個當下，一起受災的集體重量，讓傷變得可以承受。

如此可怕的經歷，光是想像便覺得怵目驚心，常人難以忍受的疼痛，卻在災難現場，看見最可貴的互助與陪伴——在制度失序與混亂之下的第一線支撐，就藏在你我習以為常的日常關係裡。

只是，這樣的照顧責任，在災難之中，有時也是加劇個人危機的因素之一。人在世上有牽掛，家人安危大於個人生命，於是冒著風險也要確認對方是否安全。平時習以為常的關係，往往到了災難發生時，才顯現出它真正的重量。

雨聲的恐懼

洪水退去之後，日常並沒有立刻回來。

那段時間，每一次下雨，蒂薇就開始擔憂。

「只要氣象不是會下大雨嗎？我就跟我先生說，下大雨了怎麼辦？我好像有那種憂鬱嗎？算憂鬱嗎？反正只要下雨，感覺很害怕。」先生說她大驚小怪，蒂薇卻說：「我說我不想死在台灣。」

說完這句話，她笑了。

也許現在能以笑聲輕輕帶過，但那份重量並不輕。在異鄉遭遇生命威脅，「死亡」的不確定性，以及「死在異鄉」的恐懼，究竟需要多久時間，才能走過，才能在日後述說時換來這樣一聲輕快的笑？

首次遭遇這樣的大災難，平日習以為常的聲音與景象——雨聲、水流、烏雲——都成了心中不安全感訊號，成了創傷低語的語言。

既然如此，總有人會問：那你有打算離開這裡嗎？離開光復？

平安就好：我從沒想過要搬離

洪水過後，有人問她要不要離開光復。

「沒有想過，就在這裡就好。」

「我們這邊都是小兒科。」蒂薇自稱自己家的受災是「小兒科」等級——受到影響不大，放眼鄰近災區，大則人命喪失、房屋毀損、車輛流失，小則屋內淹水，落差有時取決於居住位置的一牆之隔。

在網路上，總有人議論：光復現在這麼危險，為什麼不搬去其他地方就好了？就連政策討論中，也常出現「遷村」這樣的論述。

可是，不是沒有想過更安全的地方，而是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實際。

訪談時，坐在一旁的舅媽加入了話題，她說得直白：「要去哪裡住？七十幾歲要去哪裡住？第一個，你要有錢，你沒有錢，你什麼都別想。」在光復住了四十幾年，所有的生活根系都在這裡。離開，意味著重新開始——但往哪裡？怎麼開始？

生活的根一旦扎下，牽涉的是整個生活體系——工作、教育、家庭、生計來源、在地的人際網絡，有時還要加上年齡、身體狀況、經濟能力，甚至是文化因素。這不是說遷就遷這麼簡單。

嚴峻的情況下，走一步是一步，慢慢把日常找回來。

不一樣的我：因災而生的轉變

水災讓蒂薇的日常有了轉變，關於她自己。

她先是笑著說，自己好像變成老人家的思考了，現在喜歡的事情，是那種以前覺得「不適合我」的靜靜的事。

雖說嗜好本不該由年齡界定，但這也凸顯了蒂薇的反差；一個活蹦亂跳的女生，對比一個靜靜坐著編織包包的蒂薇，可動，也可靜。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我有變化，我變化好像很大耶。」她說，以前不喜歡靜靜做東西，閒不住；現在她開始做包包、想種菜，「心情感覺這樣靜靜也很不錯」。想法也變了——「以前不會想太多，現在幹嘛我會想一下，比以前還穩重吧。」

心情變得不一樣，想法也變了，那份成熟穩重，體現在一個細節上：「去外面不要逗留太久，我想要趕快回家。」

災難讓她看見自己的轉變，有了新的嗜好，生活多了新的不同與色彩。訪談時，她色彩飛揚，興奮地展示她剛織好的包包，用打包帶一針一針編成的，好看得讓人眼睛一亮；又語氣高昂地說，她又買了「七個」材料！（眼神發光）

若這些新的興趣能讓她走出傷痛、撫平心情，那何樂不為？災難後，放慢腳步生活，也是一種找回自己的方式。

因災而生的強連帶：我以前完全不認識移工

水災帶來了無力與傷痛，卻也促成了新的連結與互助網絡

移工群體本就較少被看見，災難發生時同樣受災，卻更容易被忽略。

因災難的契機認識了黃大哥（好人會館），開啟了一段針對新住民與移工的物資互助行動，也開啟了她從未預期的連結。

「我以前沒有認識移工，完全不認識移工，對因為水災了之後，我才認識很多個移工。」

透過朋友問：「欸你認識那邊的那個移工嗎？」、問電話、建群組，蒂薇在水災後迅速串聯起光復地區的受災移工，形成一個即時互助的資訊網絡。語言與身份，在這裡成為一種能力與優勢，接住了更邊緣的群體。

蒂薇生動、驚訝的語氣闡述著，她的家門口，車庫裡滿滿都是物資，多到「唉叻我要開店囉」，也看見了食品、生活用品之外更細微的需求——內衣褲。

「我說欸我們這邊都是那個內衣、內褲都被流走了，能不能來個找個內衣，然後馬上有一個廠商說馬上答應，送了很大箱喔，兩箱，喔好開心趕快通知他們來拿這樣，因為他們的內衣都沒有了。」

成功媒合需求的那份喜悅，透過她的語氣清晰感受到——那是一種確認自己有能力照顧他人、成就他人的滿足感。助人為樂，即使自己受傷，她該是那個休息養傷的人，卻馬不停蹄的，收容、接洽、發送物資；即使是腳被刀子刺傷，還包裹著傷口，坐在副駕駛座上，和先生一起把物資一家家送過去。「我就很開心，我可以幫忙，雖然是副駕駛。」

也許災難降臨，充斥著低迷、哀傷與對未來的不確定，卻帶不走人們的凝聚。助人重拾笑容的滿足，讓她一步一步往前走。

—

在訪談結束後，我起身準備離開之時，蒂薇詢問我：要不要吃梅子？

從冰箱中拿出一大缸的脆梅，回頭看，冰箱的上層都是滿缸的脆梅與梅精，等待被她的主人發送出去。

「這是我自己醃的喔，很好吃齁，多帶一點回去。」

眼神閃閃發光，語氣雀躍，連帶著她的手，沒有停過，不斷地夾著脆梅放到夾鏈袋中。

我一邊連忙阻止她，真的太多了，吃不完啦！

她笑笑地說：「哎呀沒關係啦，你回去分給你朋友啊。」還是繼續夾。

我拿著那袋脆梅離開，走在光復的街上，袋子沉甸甸的，壓在手上。

回頭看了一眼，她微笑著揮手跟我道別。

洪水帶來的傷口仍然留在她的生命裡。她依然會害怕大雨，也仍記得那一夜的混亂與驚險。

但和訪談開始時一樣，她忙著採香蕉葉、做包包、分享自己醃的脆梅，忙著照顧身邊的人，也忙著把收到的善意繼續送出去。

災難改變了她，卻沒有奪走她對生活的熱情。那些改變與不變，共同構成了她的災後日常。

【作者註】

蒂薇是來自印尼的新住民女性。在這次災後訪談中，我看見的不只是她個人的受災經驗，更看見一位新住民如何在災難之後持續照顧家人、協助鄰里，並將自己的善意擴及本地居民、移工與新住民群體。她的故事，讓我看見新住民姊妹所展現的力量與韌性。

對許多新住民而言，跨越國界來到臺灣生活，本身就是一段充滿挑戰的歷程。而當災難發生時，除了面對受災帶來的衝擊，也往往需要克服語言、文化與社會資源等限制。即便如此，許多人仍努力回歸日常，並在能力所及之處伸出援手，與社區中的人們站在一起。

書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只是記錄一場災難，而是希望讓更多人看見，在受災數字與新聞畫面之外，還有許多像蒂薇一樣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守護社區、傳遞善意。那些看似平凡卻真實存在的互助行動，正一點一滴支撐著地方復原，也讓我們看見災難敘事之外，另一種關於重建與希望的故事。

後續會陸續更新其他篇章，敬請期待！